屈　原

国　　殇[①]

操吴戈兮被犀甲[②]，车错毂[③]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④]，左骖殪兮右刃伤[⑤]。霾两轮兮絷四马[⑥]，援玉枹[⑦]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⑧]怒，严杀[⑨]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⑩]，平原忽兮路超远[⑪]。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陵[⑬]。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⑭]！

【注释】

①国殇（shāng）：为国捐躯。殇，未到成年就死去。　②吴戈：古代吴、越之地善为兵器，故以吴戈指代锋利的兵器。下文“秦弓”意同。被：同：披”。　③毂（gǔ）：车轮的中心部分，有圆孔，可以插轴。　④凌：犯。躐（liè）：踏。行（háng）：指军队的行阵。　⑤殪（yì）：倒地而死。　⑥霾（mái）：同“埋”。絷（zhí）：系住。　⑦玉枹（fú）：带有玉饰的鼓棰。　⑧威灵：威猛的魂灵。　⑨严杀：痛杀。　⑩反：同“返”。　⑪忽：荒忽辽远的样子。超远：遥远。　⑫惩：戒惧。　⑬陵：同“凌”。　⑭鬼雄：鬼中雄杰。

【点评】

屈原（前 340？—前 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战国时期楚国秭归（今属湖北）人。楚怀王时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他学识渊博。明于治乱，主张修明法度，举贤任能，富国强兵，联齐抗秦，进而统一中国。曾辅佐怀王处理政务，应对诸侯，甚得信任。后因遭上官大夫靳尚诬陷，被怀王疏远。顷襄王时，又受令尹子兰等人的谗毁，被放逐江南，流浪于沅、湘一带。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危亡在即，屈原深知报国理想破灭，遂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依辞赋的渊源关系，当然也是辞、赋文体的共祖。其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 25 篇，其中公认是他的作品有 22 篇。这些作品都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坚忍毅志和爱国精神，在艺术风格上则是浪漫主义的典范。

《国殇》是一首追悼为国牺牲的将士的挽歌。据传是屈原为楚怀王十七年（前 312）秦大败楚军于丹阳、蓝田之役而作。全篇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壮阔、惨烈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将士们手执干戈，身披坚甲，在强敌如云的情况下毫不畏惧，冒着枪林箭雨勇往直前。经过反复较量，当行阵将被敌突破的时候，战士仍临危不惧，“ 絷马埋轮 ”，顽强坚守阵地，表现出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后半部分是对卫国将士视死如归献身精神的热情礼赞。将士们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免除人民的灾难，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为国而捐躯无怨无悔，因此他们身虽死而志不移，命虽亡而魂不灭。从中寄托了作者对阵亡将士的哀思，表达了诗人与祖国同休戚、共命运的深挚爱国激情。

《国殇》是屈原祭神组歌——《九歌》中的一首，但本篇不是祭祀天地鬼神，而是敬奠为国捐躯的忠魂。全篇以高昂的笔调、写实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慷慨悲壮的画面，塑造了一组威武雄壮的将士群体形象，显示了一种悲壮美，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激情。在屈原以浪漫主义为特色的作品中，这是最具现实主义特质的一篇。它不是记述战争的过程和胜负归属，而是一切英勇奋战场面的缩影，通篇显示的是一种信念、士气、精神。它集誓词、祝词、祭词于一体，

永远使人振奋，引人向上。全文还以写实的手法为后人记录了古代战争场面，大凡战阵、兵器、着装、骖乘、金鼓、旌旗、战法，都历历在目。特别是古代“ 霾两轮兮絷四马 ”的防御阵法，除《孙子兵法·九地》略有论述外，其他史料几乎缺如。它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术，而不是对防御稳固的夸张修辞方法。这一记载对于研究《孙子兵法》和古代战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国殇》以短小的篇幅，写出了大场面，大气象，成为传颂千古的佳作。它使民族浩气长存于千秋万代，给爱国英雄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陈　琳

神 武 赋

建安①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东征乌丸②，六军披介③,云辎万乘④，治兵易水⑤，次于北平⑥。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⑦。

伫盘桓以淹次⑧，乃申命而后征。覲狄民⑨之故土，追大晋⑩之遐踪。恶先谷⑪之惩寇，善魏绛⑫之和戎。受金石⑬而弗伐，盖礼乐而思终⑭。陵九城而上济⑮，起齐轨乎玉绳⑯。车轩辚⑰于雷室，骑浮厉⑱乎云宫。晖曜⑲连乎白日，旂旐⑳继于电光。旆既轶乎白狼㉑，殿未出乎卢龙㉒。威凌天地，势括十冲㉓。单鼓㉔未伐，虏已溃崩。克俊馘首㉕，枭㉖其魁雄。尔乃总缉瓌珍㉗，茵毡幕幄；攘璎㉘带佩，不饰雕琢；华琚㉙玉瑶，金麟牙琢㉚；文贝紫瑛，缥碧玄绿㉛；黼锦绩组㉜；罽氉㉝皮服。

【注释】

①建安：东汉献帝年号。　②曹公：指曹操。汉献帝还故都洛阳后，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以绍为太尉，位居曹操之下，拒不授。曹操为安慰袁绍，将大将军一职让出，自任司空，行车骑将军。乌丸：即乌桓。③六军：古制天子六军，后也泛指全军。介：盔甲。　④云辎：有帷蔽可乘载的车。乘（shèng）：辆。　⑤易水：曹军驻地的概略位置，约今河北雄县西北。　⑥次：驻扎。北平：古县名，治所位于河北满城县北。⑦已：句尾语气词。　⑧盘桓：徘徊停留。淹次：停留。　⑨覲：

见到。狄民：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⑩大晋：指春秋时期的晋国。⑪先谷：春秋晋大夫。晋、楚、邲之战中任中军副将，惟敌是求，拒绝和解，反遭失败。 ⑫魏绛：春秋晋大夫。主张与戎族各部媾和，使晋国提高了在诸侯中的威望。 ⑬金石：指兵器。 ⑭此名意为：谋求和平解决。 ⑮陵：越过。九城：京都。上济：北上。 ⑯齐轨：整齐的轨迹。玉绳：星名。北斗第七星。 ⑰轩辚（lín）：车轮滚动声。⑱浮厉：疾飞。 ⑲晖曜：光彩。 ⑳旂旐（zhào）：泛指旗子。 ㉑旆（pèi）：这里指先头旗帜。轶：超越。白狼：县名。故址在今辽宁凌源市南。 ㉒殿：行军的尾部。卢龙：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至冷口一带。 ㉓括：控制。冲：军事要点、要地。 ㉔单鼓：一次进攻。 ㉕克俊：克明俊德的省称。意为以德胜人。馘（guó）首：战争中割取敌人左耳以记战功。这里指武功。 ㉖枭（xiāo）：杀人悬其头示众。 ㉗总辑：指车马。瓖（xiāng）：同镶。 ㉘攘（ráng）：排除。璎（yīng）：似玉之石。 ㉙珰（dāng）：房舍的椽头。 ㉚金麟：即麟趾，金币名。形如麟足，供帝王赏赐用。牙琢：泛指牙雕的艺术品。 ㉛缥碧：琉璃瓦。玄绿：墨绿色。 ㉜黼（fú）锦：纹饰华美的服装。绩（huì）组：服饰丝带。 ㉝罽（jì）氈（hé）：毛织品。

【点评】

陈琳（156—217），东汉末诗人、散文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灵帝时任何进大将军主簿，后入袁绍幕，掌书记。建安五年，袁绍与曹操相持于官渡，琳为绍作檄文，历数操豺狼野心，孤弱汉室，并斥操祖、父。建安九年，曹军破邺，琳乃归曹操。操责琳不当辱及父祖，琳谢罪谓“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曹爱其才不罪，使与阮瑀并为司空军谋祭酒，军国书檄，多出二人之手。后袭门下督。屡从操出征，撰写书檄。建安二十二年冬，遇疫病卒。

陈琳文名卓著，许多文章都是建安名篇。在曹操身边，尝作书檄成，时值操头疾发，读之而起，曰：“此愈我病。”曹丕《典论·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称陈琳的“表章书记，今之隽也”。《隋书·经籍志》录《陈琳集》10卷，已亡佚。《全后汉文》录其文19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其诗5篇。

从《神武赋》序“治兵易水，次于北平”的话判断，此赋很可能是征乌桓归师后所作。据《三国志·武帝纪》所载，曹操班师后曾在易水整顿军队。此赋通过对曹操东征乌桓作战的颂扬，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统一战争的支持和对以政治、军事优势达到“有征无战”战略思想的赞赏。

此赋文字不长，层次清晰，辞藻富丽。在形象的描绘中，蕴含着雄辩的理论说服力和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首先声称此战是“申命而后征”，是依天下形势以顺征逆的正义之举。继而引征历史事例，表明己方一向反对黩武，主张以礼乐治国。再则极力渲染曹军阵容之强大，训练之有素，军纪之严明……锐不可当的气势耀然纸上。此师出征何敌敢迎，战胜攻取势在必然。最后对胜利回师的铺陈更是不惜笔墨。夸耀缴获之多、犒赏之丰，也体现了曹操“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的励军思想。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势力强弱变动不居，士人归从难择。在动荡的形势中，陈琳几经易主，最终还是依附在曹操这棵大树之下。他随时、随势俯仰，既是安身立命的需要，同时也想依附明主发挥自己的才干，促进统一的实现。曹操一贯认为，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的配合，不能像吴王夫差那样专恃武力，也不能像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而必须是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紧密结合。陈琳作此赋正是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起到曹操政治喉舌的作用。

武 军 赋

回天军于易水[1]之阳，以讨瓚[2]焉。鸿沟参周[3]，鹿箞[4]十里，荐[5]之以棘。为建修橹[6]干青霄，窴深隧下三泉[7]，飞云梯、衡神钩[8]之具，不在孙吴[9]之篇、《三略》、《六韬》之术者，凡数十事，秘莫得闻也。乃作《武军赋》。

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军。当天符[10]之佐运，承斗刚[11]而曜震。汉季世之不辟[12]，青龙纪乎大荒[13]，熊狼竞以挐攫，神宝播乎镐京[14]。于是武臣赫然，飏炎天之隆怒，叫诸夏而号八荒[15]。尔乃拟北落而树表[16]，晞垒壁以结营[17]；百校罗峙，千部列陈，弥方城[18]，掩平原。于是启明戒旦[19]，长庚[20]告昏；火烈具举，鼓角并震；千徒从唱，亿夫求和。声訇隐[21]而动山，光赫奕以烛[22]夜。

其刃也，则楚金越冶[23]，棠溪[24]名工；清坚皓锷[25]，修刺锐锋；陆陷蕊犀[26]，水截轻鸿。铠则东胡阙巩[27]，百炼精钢；函师振旅[28]，韦人[29]制缝；玄玄缥甲[30]，灼烁流光。弩则幽都筋角[31]，恒山桑干[32]；通肌畅骨[33]，崇缊曲烟[34]；大黄沈紫[35]，直矢轻弦；当锋摧决，贯遐洞[36]坚。其弓则乌号越耗，繁弱角端[37]；象弭绣质[38]，哲拊文身[39]。矢则申息肃慎[40]，箘簬空疏[41]；焦铜毒铁[42]，丽毂挞钠[43]。马则飞云绝景，直鬐骐骝；駮龙紫鹿，文的踶鱼[44]，走骏惊飙，步象云浮。

若乃清道整列，按节徐行，龙姿凤峙，灼有遗英[45]。钩车轇轕[46]，九牛转牵[47]。牵雷音激[48]，折橹倒垣。其攻也，则飞梯行云，临阁灵构[49]。上通紫霓[50]，下过三垆[51]。蕴隆[52]既备，越有神钩。排电冲则高炉烈[53]，制炬然则顿名楼[54]。冲钩竞进，熊虎争先。堕垣百垒，敝[55]楼数千。炎燧四举，元戎齐登。整行按律，决敌中原。八部方置[56]，山布星陈。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翻以如绘。南辕反旆[57]，爱

振其旅[58]；胡马骈足，戎车齐轨[59]。

【注释】

①易水：指易水北岸的易地，位今河北雄县西北。②瓚：东汉末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割据势力公孙瓚。③鸿沟：指防御用的沟壑。参：同“叁”。④鹿砦（gū）：古时阵地营寨前的一种防御工事，以带枝的树木削尖，半埋入地下，以阻扼敌人突入。⑤荐：铺、垫。⑥修橹：大盾牌。⑦竁（cuì）：挖掘。三泉：三重泉，比喻地下极深处；⑧云梯、神钩：均为古代攻城作战用的攀登器材。云梯用于攀登；神钩用于越堑。衡：同“横”。⑨孙吴：指先秦兵书《孙子》、《吴子》。⑩天符：上天的符命。⑪斗刚：星宿处于主胜的吉日。曜震：照耀。⑫季世：末世。辟（bì）：帝王、君主的通称。⑬：青龙：古代传说的祥瑞之物，是帝王的象征。纪：治理。大荒：大乱的年代。⑭神宝：象征帝位的宝鼎。播：丢弃。镐京：指汉都长安。⑮诸夏、八荒：均指全国。⑯尔乃：于是。北落：星名。又称北落师门，为南天之大星。树表：立标志，确定方位。⑰晞（xī）：望。垒壁：星名。属羽林天军座，共十二星，横列其南。⑱方城：春秋楚国北长城名，这里借指山川险要。⑲启明、⑳长庚：均为金星的别名。早晨出现在东方，称为启明；晚上出现在西方，称为长庚。戒：告。戒，同“诫”。㉑訇（hōng）隐：声音宏大。㉒烛：照。㉓楚金越冶：古代楚地盛产青铜，越人擅长冶炼铸造。后以此比喻兵器质优。㉔棠溪：春秋楚地。铸剑、戟有名。㉕坚、镎：分别指防御器械和进攻性兵器。㉖蒐犀：犀牛。㉗东胡：古部族名。居住在匈奴之东，故称东胡。阙巩：古国名，因擅制甲，故又成为优质铠甲的代称。㉘函师：制甲的工匠。振旅：《初学记》、《御览》作“震椎”,意为制做。㉙韦人：缝制皮革的工匠。㉚玄玄：闪烁貌。后一“玄”字，有的版本作“烁”。缥（piāo）甲：淡青色的铠甲。㉛幽都：即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代。㉜棨（yǎn）：即山桑。木质坚硬，适于制弓。㉝通肌畅骨：比喻制弩的上乘整体材料。㉞崇缊曲烟：指弩的精心制作，弧度流畅自然。㉟大黄：角弩名。沈：

同“深”。 ㊱洞：贯穿。 ㊲乌号、越耗、繁弱、角端：均为良弓名。 ㊳象弭：以象骨装饰的弓的两端。绣质：华丽而坚实。 ㊴哲拊文身：弓把有彩绘图案。哲拊：弓把。哲，同“折”；拊，同“拊”。 ㊵申、息、肃慎：均为周代诸侯国和北方部族，以产箭镞著称。 ㊶箘（jūn）簬（lù）：竹名。可制箭杆。 ㊷焦铜毒铁：泛指有毒的箭头。 ㊸丽毂（gǔ）挻辀（zhōu）：意为可以附载于战车。丽、挻：附着；毂、辀：均指战车。 ㊹飞云、绝景、直髻（qí）、骐（guā）骝（liú）、駮（bó）龙、紫鹿、文的、 （tǎn）鱼：均为骏马名。 ㊺遗英：落花。 ㊻钩车：有钩梯的车。轇（jiāo）轕（gě）：纵横交杂貌。 ㊼转牵：牵引。 ㊽牵雷：连续不断的雷声。 ㊾灵构：巧夺天工的建筑。这里指攻城设施。 ㊿紫霓：指高空。 (51)三垆（lú）：深土。 (52)缊隆：人工堆积攻城用的土山。 (53)烈：燃烧。 (54)顿：毁坏。名楼：泛指高楼。 (55)敝：毁。 (56)八部：泛指全军各部或全阵的各阵。方置：并列部署。 (57)反旆（pèi）：班师。 (58)爰（yán）：于是。振其旅：即振旅。意为整军收兵。 (59)骈足、齐轨：分别指马、车并行。

【点评】

此赋是陈琳参与袁绍攻灭公孙瓒的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之战，替袁绍炫耀军威之作。

袁绍作为东汉末年最具有实力的军阀，不容“卧榻之侧”的公孙瓒，因此互相不断攻伐。公孙瓒几经挫折，辗转于山东、河北之间，最后企图在南临易水的易地立足生根。他在易地堆积山丘（称“京”），各高五六丈，分营屯兵其上，中心山丘高达十丈，公孙瓒自居。周围挖壕沟十道环绕，城内积谷 300 万斛，企图凭深沟高垒长期固守，再相机出击。袁绍致书劝和，公孙瓒置之不理，袁又遣将进攻，也连年不克，相互对峙多年。建安四年（199），袁绍经充分准备，大力发展攻城器械，改进攻城战法，以登城和穴地相结合，倾力进攻；又因袁军截获公孙瓒与援军的信，令陈琳易其辞送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设伏将其大破，终于最后消灭了公孙瓒。袁绍从此控制了冀、青、并州及幽州大部，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此战袁绍既有兵力兵器的优势，又有战术的成功运用，是其霸业的最得意之时。陈琳作为袁绍的幕僚，直接参与了此战的谋划，对胜利自是喜不自胜；对胜利的原因也有其自己的理解，即武器装备的优势是此战胜利的基础。这场攻防对峙的大战中，双方都罄其所能。在盾坚、矛锐的竞赛中，袁军具有相对的优势，所运用的攻、防器具及其相应的战术，有数十种不见于《孙子》、《吴子》、《三略》、《六韬》等著名兵书。可见当时袁军兵器兵力的优势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因而才成为引发作者作赋激情的触点。这个宗旨在赋的序言中已有明确交代，而且此赋的题名就有《武库赋》之传，这也是理解此赋主旨的旁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人类与外界做斗争中的经验之谈，尤其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武器是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兵器的精良与否，直接关系到战斗力的强弱。因此人类每一技术的进步无不首先用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自觉地以军事技术进步为牵动力，去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陈琳以酣畅的笔墨描绘其武器装备的精新，从兵刃、弓矢、车马、攻防器材到相应的战术手段，逐一展现，以示无不占人之先。这既是优势者宣耀武力、威慑对手的需要，也反映出从事军事活动的人们对发展军事技术、改善装备，竞争军事优势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尚难预见终点的“军备马拉松”竞赛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弃权资格，只能迎头赶上。

徐　干

西征赋

奉明辟之渥德[①]，与游轸[②]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③]，观帝居之旧制[④]。伊吾侪之挺劣[⑤]，获载笔[⑥]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⑦]。非小人之所幸[⑧]，虽身安而心危。庶区宇[⑨]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⑩]。登明堂而饮至[⑪]，铭功烈乎旂常[⑫]。

【注释】

①辟（bì）：天子、诸侯君主的通称。渥德：恩德。　②游轸：行车。轸，车。　③释驾：停车。　④旧制：先代的典章制度。⑤伊：句首发语词。吾侪（chái）：吾辈，这里是作者自谓。　⑥载笔：携带文具记录王事。　⑦荷禄：享受奉禄。蒙私：受帝王的恩惠。⑧幸：侥幸。　⑨区宇：疆域。　⑩后皇：天地。后，后土；皇，皇天。　⑪明堂：帝王明宣政教的地方。饮至：古代征伐既归，合饮于宗庙，称为饮至。　⑫旂常：旗名。古代王用太常，诸侯用旂，以作纪功授勋的仪制。

【点评】

徐干（171—218），字伟长，北[illegible]安七子之一。董卓作乱时，避乱于今胶东[illegible]守令其出仕，仍避居山谷。建安十年（205[illegible]召入操

幕，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十三年从曹操南征，参与赤壁之役，作《序征赋》。十六年，曹丕受封五官中郎将。干为五官将文学，侍曹丕、曹植游宴，并与建安诸子交往。是年又从征马超。返魏都邺城后，或曾转入曹植府为文学。十八年前后，因疾而退入穷巷，潜心著作。后有命授上艾长，以疾辞。《隋书·经籍志》录有《徐干集》5卷。宋以后散佚。今存诗9首，文20篇，分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所谓“西征”，是指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击破马超、韩遂等关中联军的作战。此战歼灭了马、韩的主力，迫其退往凉州，为控制关中局势和西取汉中创造了条件，也是曹操自诩“兵之变化，固非一道”的灵活用兵的得意之笔。作者作为操幕掾属参与其中，并以朴实的语言记录了这次随军西征的见闻和感受。徐干对曹操用兵谋划运筹之巧妙，必有深刻感受，在这方面虽然未着笔墨，但从其对“区宇今定”、“告成后皇”的必胜信心中已经得到充分表现。作者作为一个文士，有幸过旧都，考察帝居的旧制以广博见闻，更是难得的收获。在欣喜之中，作者更多的是以极为谦恭的语言表达自己军事上见树不多而恩宠有加的惭愧。这既是客观事实，也表现出作者淡泊的心志。据《三国志·魏书·注》引《先贤行状》称：徐干“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如果这个评价不爽，则应是“文如其人”的一个体证。

杨　修

出征赋

嗟夫！吴之小夷，负川阻而不庭①。肇天子之命公②，总九伯③而是征。整三军而饰戒④，殄⑤征夫而叛惊。华舫翼以鳞集⑥，苍鹰杂以星陈。塞川原而上下，蔽城隍⑦而无垠。于是州牧覆舟⑧，水衡⑨戒事，饰师就部，乃讲乃试⑩。信大海之可横⑪，焉江河之足忌？公命临淄⑫，守于邺都⑬。侯怀大舜⑭，乃号乃谟⑮。茂⑯国事之勉兮，叹经时而离居⑰；企欢爱之偏处兮，独搔首于城隅⑱。

【注释】

①不庭：不循理、不接受王命。　②肇：堂堂正正。命公：奉朝廷之命而行事的官员，此处指曹操。公是尊称。　③总：统领。九伯：九州之伯。建安十八年春，曹操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　④饰戒：整治戒备。饰，通“饬”。　⑤殄（tiǎn）：同“腆”。美善。　⑥华舫：华美的战船。鳞集：像鱼群一样密集。　⑦城隍：城壕。有水为池，无水为隍。　⑧州牧：朝廷委派的州郡长官。覆舟：覆查舟船有无罅漏。　⑨水衡：掌管水军舟船器械的官。　⑩乃讲乃试：又是讲武，又是训练。　⑪横：横越。　⑫临淄：指曹植。植于建安十九年由平原侯徙封临淄侯，但仍居邺城，未就国。　⑬邺都：位今河北临漳西南。　⑭侯：句首助词。同“伊”、“维”。大舜：传说的舜帝。这里泛指尧、舜的德行。　⑮乃号乃谟（mó）：又是号令，又是谋划。　⑯茂：盛大。　⑰离居：离群散居。　⑱城隅：城角、城头。

【点评】

杨修（175—219），字德祖，原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从小聪颖好学，汉献帝建安初，举孝廉，除郎中。四年（199）前后，任曹操仓曹属主簿，总揽内外。凡曹操有举动，修多能揣摩如意。在曹丕与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他是曹植的谋主。曹操确立曹丕为嗣子后，以杨修为曹植羽翼、袁氏之甥，又忌其能窥伺己意，乃借故杀之。

杨修文才兼备，极为曹植宠信，除谋划夺嫡外，还多有评论当代才人优劣的书信往来。《文心雕龙·才略》称他“颇怀笔记之工”。《后汉书·杨彪传》记杨修著赋、颂、赞、诗、哀辞、表、记、书，凡 15 篇。今存文 7 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此赋是反映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征吴之作。这次东征，杨修随曹植留守邺城，未能亲自参加，因此赋的内容主要描绘了出征前整军备战的繁忙和想象三军水陆并发的壮观景象，并表达了出师必胜的信心，也反映出自己不能亲赴前线参战的怅惘和无奈。

杨修作为曹氏集团的成员，有着谋求国家统一的政治抱负和及时建功立业的雄心。此赋和当时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一样，是把时代的重大政治变故与自身的政治追求融为一体的，是为配合现实政治、军事斗争而作。此赋既是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誓辞，也是具有强大震撼力的战表，对于军事斗争无疑是个有力的配合。赋的开头就抓住正统的大旗，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东吴“小夷”；进而极肆夸饰军威，给人造成泰山压顶的气势，大有当之者破、迎之者灭的威力；最后以“国事是勉”鼓舞全军，并依城翘首企盼胜利回师。赋的文字不长，内容十分丰富，于时于事都十分得体。

曹　植

东征赋

建安十九年，王师东征吴寇，余典[①]禁兵卫宫。省然[②]神武一举，东夷必克，想见振旅之盛，故作赋一篇。

登城隅之飞观[③]兮，望六师[④]之所营。幡旗转而心异兮，舟楫动而伤情。顾身微而任显兮，愧责重而命轻。嗟我愁其何为兮，心遥思而悬旌。师旅凭皇穹[⑤]之灵佑兮，亮元勋之必举。挥朱旗以东指兮，横大江而莫御。循[⑥]戈橹于清流兮，泛云梯而容与[⑦]。禽[⑧]元帅于中舟兮，振灵威于东野[⑨]。

【注释】

①典：掌管。　②省然：醒悟貌。　③飞观：高耸的宫阙。　④六师：犹言全军。　⑤皇穹：天。　⑥循：抚摩。循，亦作“揗（xún）”。　⑦泛：摇动。云梯：古代作战的登城器械。容与：起伏貌。　⑧禽：同“擒”。　⑨东野：指东吴境内。

【点评】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生于黄巾起事之际，长于军旅之中。自幼兼习文武，北征乌桓、南战赤壁、西征马超，多随其父出征，早年颇受曹操赏识。当时丕与植争为嗣子，各树党羽，由于植任性放纵，饮

酒不节，行为不拘，引起曹操的震怒，丕则矫情自饰，遂定为嗣而植宠日衰。

植志在建功立业，不屑以文士自居，然而，随之在政治上的失势，其成就主要是在文学。他与曹丕以副君之重、公子之豪，加之才华出众，遂成为当时文人集团的当然首领。植资质通脱聪明，博学多识，诗、赋、散文兼善，魏晋以来，咸推为建安之雄。其诗文早期俊爽华赡，后期忧思深广，著作之繁富，亦为建安作家之最。《魏志》本传记，其身后曹睿下诏集录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隋书·经籍志》除著录“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外，还有《列女传颂》 1 卷、《画赞》 5 卷，均佚。今存曹植集最早为南宋嘉定间所刊。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诗文 250 篇左右。

此赋与杨修《出征赋》都是同一背景下写的，可以看做是唱酬之作。其基调和思想内容也大体相同，可相互参阅。此次东征，曹植虽未随军亲征，但身受父王重托，掌管禁军，保卫邺都。这大概是他首次承担独挡一面的重任，因此曹操对他有一番特别关照，嘱咐说：“当初我任顿丘令时，是 23 岁。回想当时所为，至今没有可悔之处。现在你正好也 23 岁，可要努力啊！”当此大军出征之际，他的心境要比杨修复杂得多。他一方面关心着出征将士，为他们祈祷祝福，企盼早日奏功东野；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已责任重大，从而流露出“身微而任显”、“责重而命轻”的沉重心绪。职责的重压冲淡了应有的慷慨激昂，这恐怕就是此文与杨修赋的差别之所在。作者心情的表达十分平实自然，没有任何矫饰雕琢，可以说是敞开心扉的交谈。它反映出一个将帅应有的责任感，即便从中发现某种稚嫩之处，那也是一个将帅走向成熟的必经历程。

陆　机

吊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1]，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

客曰：“夫始终者，万物之大归；死生者，性命之区域[2]。是以临丧殡而后悲，睹陈根[3]而绝哭。今乃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4]，意者无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识情之可无乎？”

机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5]，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数[6]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岂不以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浊之累[7]，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故乎[8]？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9]；济世夷难之志，而受困魏阙之下[10]。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11]；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12]。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13]；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14]。呜呼！，岂特瞽史之异阙景，黔黎之怪颓岸乎[15]？观其所以顾命冢嗣，贻谋四子[16]，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又云：‘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善乎，达人之谚言矣[17]！持姬女而指季豹[18]，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伤哉！曩[19]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余，而得乎亡者无存[20]。然而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则几乎密与[21]！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22]。于台上施八尺床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23]。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